



爱的复活

〔英〕芭尔芭拉·卡尔特郎 著

林 珍 妮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爱的复活

爱的复活

(英) 芭尔芭拉·卡尔特郎 著

林 珍 妮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四川自贡新华印刷厂排版

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0千字

1987年10月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300

书号 10115-742 定价 1.35 元

—

“我敢打赌，我没错！你出多少钱？”小女孩大声嚷嚷，嗓音尖脆。

“好吧，我出一先令，可怜的安托纳特，你错了！”

“安多尼，你拿不出一先令来的！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那就三便士……，不，两便士好了，”小男孩无可奈何的声音，还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好，两便士就两便士，拿来！”

“别做梦，该你输给我。”小男孩不甘示弱。

“你们俩在嚷什么？”第三个声音道。这是个少女的声音，比前两个成熟得多。

“米拉，你来得正巧，快来看看爸爸的病人，安托纳特说他死了。”

“不，他没死，只是睡着了吧。倘若你们不这样吵闹的话，他睡得着的……，你们不害臊吗？”

小女孩执拗的声音：“你瞧，米拉，他纹丝不动，准是死了。”

“小傻瓜，让我瞧瞧。”

半晌的静寂。

“怎样，米拉，你看怎样？”尖嗓门迫不及待地追问。

“我看他长得挺帅、相当帅。”姑娘钦羡地答道。

躺在床上的病人差点“噗哧”一声笑出来。他被孩子们扰醒，便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这阵子他觉得浑身象散了架子，很累很困，稍稍挪动，一条腿便痛得他咬牙，他这才忆起了发生的车祸。

一辆笨重的大卡车火流星般劈面冲来，他还记得司机急忙刹掣，听见自己的惊呼，接着是震耳欲聋的撞击声……，他大概当即昏死过去，过了好久才苏醒的吧，因为这一段记忆是空白的……，他还记得车子翻了，他困在车里无法脱身。

他为司机的生命捏一把汗。司机雅尔维斯坐在他身旁，承受着撞击。他当时一个劲的呼救，还喊道：“快，快，快给雅尔维斯找个大夫！”

余下的事就记不清了，依稀感觉有人把他抬到担架上，他痛得人事不省……

“后来如何了呢？”他极力回想。似乎身旁人影幢幢，自己躺在床上。一个男人，大概是个大夫吧，递给他一只玻璃杯，说道：“喝了这个药，别说话！”……当时他似乎向大夫探询司机的情况。

他疑惑地想：“雅尔维斯在哪儿？”所有的事情都模模糊糊，只剩下萦绕在脑际的纠缠不清的噩梦。直至孩子们的喧闹把他从梦里拉出来。

他谛听着窗外孩子们的对话。

“我不觉得他长得帅，他太老了，”小男孩说。

“你是个小孩子，当然觉得他老，我可不，”米拉说道。

“孩子们，你们在这儿闹什么？”如唠唠莺声，第四个声音传来，是个姑娘。

“这个人家到底有多少个孩子呀，”病人暗忖。

一个孩子说道：“噢，安娜，我们来看望爸爸的病人，米拉说他长得挺帅，你来瞧瞧。”

“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呢，快走开吧，到花园去玩一会儿！还有你，米拉，你本应劝阻他们，不让他们胡闹的，而你反倒纵容他们！”新来的姑娘训斥他们。

“安娜，你干嘛这么扫兴？这算什么，我们还要请教他的尊姓大名呢。他会不会是个微服出巡的王子？谁知道？”

“他大概是个推销员吧。得了，米拉，别又在罗曼谛克的做梦了。”安娜语调冷峻地说。

“他为什么不可能是个王子呢？我能找到证据……，谁晓得？也许他是个百万富翁，他会对爸爸说：‘瑟福尔德大夫，谢谢你的照料，这儿是一千镑，给你的孩子们花去吧。’”

“遗憾的是这个人象你想的那样慷慨。倘若他也和爸爸以往的病人那样，就只会口头酬谢，分文不付。好啦，米拉，听话，回你的闺房收拾床铺吧，它就象落了枚炸弹似的，乱得吓人！”

“啊！老是我的闺房！我的闺房！我真受不了这些个家务活儿！”米拉不胜烦恼地嚷道。

“亲爱的，我真不明白你在房间里搞些什么名堂。”

“布里格斯小姐打扫走廊的时候，怎么不替我收拾房间

呐！”米拉说。

“别再胡闹了，米拉。天不早啦，还有许多事儿要干呐。”

“好吧！好吧！我不说就是啦。以后我就默默地活受罪好啦。”

他听见她们捂住嘴吃吃地笑，叽叽喳喳地咬耳朵，接着脚步声渐渐远去。他轻轻抬起头，睁开双眸。阳光从窗外射进来，整个房间了然入目。

房间并不大，一扇落地窗，大概向着花园。他环顾四周：他躺着一张旧式铜床，其余家俱式样也不调和。陈设虽不讲究但很整洁，被单和枕套散发着皂香，小梳妆台上摆着一大瓶玫瑰花。

病人忖度着瑟福尔德大夫的家庭：安托纳特和她的兄弟是一对调皮的孩子；米拉准是个爱幻想的姑娘；安娜呢，是个现实主义者吧。他们的咬音很准，语言文雅，象经过良好的教育。他尤其欣赏安娜的声音，温婉柔媚，除了在她极力要装出威严的时候。他对声音是很敏感的，有些人的嗓音太粗，有些太尖，他喜爱安娜这种圆润悦耳的音色。

有人敲门。他还没来得及发问，门开了。一个红面孔的老妇人走了进来，她胸部肥满，体形臃肿。她步伐笨重的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炫目的金色阳光洒满了屋子。

“先生，您醒了？”

“嗯，是的…是的…，我醒了。”

“大夫要我转告您，他被人叫到城里去了。不过您甭担心，他很快就会赶回来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待会儿安娜小姐送茶来。如果您要什么，尽管告诉她。”

“非常感谢，我不要什么。”

“您有事要我做，也尽管吩咐好了，只是别叫我去管伤口和包扎那类事儿。我无法忍受这些个东西。战时我参加过救护队，但我什么事也干不成。大夫对我说：‘布里格斯小姐，你还是到厨房去吧！你料理病人的伙食好啦，别管他们的伤口啦！’”

“那么说，布里格斯小姐，你是个女厨师啰？”

“咳，称自己是女厨师，那未免太自吹自擂了！不过我在家什么活计都干，家务活儿是我的专长。不瞒您说，我做得一手好饭菜，比本地女人强得多。”

“这我相信。”

“您来这儿后还没吃多少东西呢，先生。从昨天发生……，我亲眼看见这场车祸。我还对大夫说：‘给车撞了还能活下来，这可真是奇迹！’”

布里格斯听见有人推门，便住了口。她嚷道：“安娜小姐送早饭来了！”

病人急忙回过头去看来人：她捧着托盘。

她嫣然含笑，对他说：“您好！”

姑娘的倩笑与他适才听见的声音一般柔媚温婉。她长得很俊俏：肤色莹润的鹅蛋脸，一头浓密的黑发，两弯蛾眉，一双碧蓝的杏眼。

他瞬即暗忖：“那么，她就是安娜了。她长得真美，很美，很美。”

她把托盘放在床边的桌子上。

“我不知道您是否饿了，给您送来一只蛋。”

“我饿了，正想吃点东西呢。”他说。

安娜盈盈笑道：“那很好！爸爸今儿早上给您检查了身体，您睡得很安稳。他希望您比昨天好些。”

“您父亲待我真好，我应当感谢他把我收留在家里。事故发生后的事儿我全都不知道。”

“车祸发生的时候，幸好爸爸在家。”安娜腼腆的含笑说。

“他的长相不错，就是有点严厉。”她暗地里想。

他的确长得英俊：五官端庄匀称，躺在床上还保留着凛凛威风，不用说，准是个指挥官之类的人儿。安娜猛地觉察到他正以品评的目光打量她，便有点窘迫。他的目光咄咄逼人，她不由得羞红了脸。

布里格斯一直站在她的对面，双拳叉腰。安娜瞅了她一眼。

“我好象听见门铃响，布里格斯小姐。”

“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，在这屋里不能闲着，总有人打扰……，我去给您父亲开门。”

“谢谢，布里格斯小姐。”

女仆走后，安娜把托盘推过去，恢复了安详的神色。她对病人说道：

“布里格斯小姐告诉您没有，护士九点钟就来，如果您需要什么，请告诉我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要什么，只想问一件事：我的司机怎么样了？”

安娜踌躇片刻，目光流露出怜悯惋惜的意思，病人一下

子就明白了。

“我想您是希望知道真相的：他当时就撞死了。”

“我担心的正是这个。谢谢您。”

她估摸他需要独自呆着，就走了出去。

他想：“可怜的雅尔维斯！幸而他没有遭受痛苦就死了。”至于他本人，正如布里格斯小姐说的，他的幸存是个奇迹。本来他正挨近司机的座位坐着。不过，倘或死的就是他，难道结果就会两样么？

他反复思索着这个问题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谁留恋他？有谁思念他？他的死也许使得参议院骚扰一时，因为再选一个议员毕竟是件麻烦事……，此外？他耸耸肩。人一般都有点自命不凡，可是一触及死亡的边沿，他就得恍然大悟，他所追求的那一切，权势啦，财产啦，金钱啦，全都是空虚的，毫无价值的。当一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时，他就顾不上考虑这些玩意儿啦。

雅尔维斯替他开了十五年车，要找他那样的接替人不大容易……，但总得有人接替他，而且把他遗忘。不得不承认，司机并不是一个非他不可的人。

他又想到他在参议院进行的各项活动。对立派的态度专横跋扈，阻碍议事日程，而自己这一派却大都萎靡不振。如今他扪心自问，是否值得为这些活动花力气，现在看来，这些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，幼稚可笑。

象这样手抚额头、默然沉思，在他还是罕有的事。他向来刚毅果断，并不多愁善感。他暗自吃惊：怎么今天一反常态啦？他只好这样为自己分辩：都是为了这个雅尔维斯……

他的早点已凉，正欲端正坐姿，浑身却痛得难忍，但饥

肠仍辘辘。“也许是昨晚睡得安稳的原故吧，我总算应付了这场飞来之灾。大夫给我服了什么药，竟能睡得这么好？……”他想起以往那些失眠之夜，什么药也不生效，而这位乡村医生却实在高明，让他服了灵验对症的药。

房门蓦地开了，瑟福尔德大夫走进来。他是个头发灰白的老人，衣袖略嫌短。乍看之下，他并无丝毫出众之处，只是在笑的时候，脸上露出略带狡黠的善意。声音亲切，令人感到他是个稳重、可信赖的人。

“您好！感觉怎样？”

“我睡得很好，胃口也不错，吃了早点。谢谢您。”

“这都是好兆头。请您别埋怨我今早撇下您不管。我去接生，刚看望了一个未来的父亲。他老不肯相信我对他说的话：还要等三个钟头孩子才出生，我只好随时等着他叫唤我。”

病人笑了：“我并不着急，只担心独占了您的时间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要看看您的伤。”

瑟福尔德大夫掀开被单检查病人。病人的双腿已上了绷带和夹板。

“不过是骨折罢了，并不严重。告诉我，这儿痛吗？这儿呢？好的，现在吸气。”

检查完毕，大夫松了口气，给病人盖上被单。

“谢天谢地，您没什么事，一切正常。”

“您担心？”

“是的，我担心内出血。如果您看见您的司机那副模样，您就明白我为什么担心了。我女儿告诉过您，他已死了吗？”

“告诉了。”

“他被抬到陈尸所去了。您能支撑着回答警察局的问题吗？他们正着手调查这场车祸。我呢，也想向您提一些问题。”

“我将尽力提供有关雅尔维斯的情况。”

“您自己的呢？”

“您要了解哪方面的问题？”

“您需要我们通知您的亲属吗？告诉他们您不幸遭遇车祸？您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养伤吗？”

“到别的地方去？为什么？”病人诧异地问道。

“这正是我今早要检查您的身体的原故。昨天下午，当您被送到这里来以后，我有两个打算，或把您立即送到附近的医院去治疗，以得到较完善的照料，或把您留下。但考虑到去附近的医院也得走二十多公里的路，我就决定尽我的能力治疗您的伤了。”

“我很感谢您的决定。而且要说一句，我在您家住得很舒服。”

大夫很欣慰，笑了。

“谢谢您。您看，这间屋子是我留给危急病人用的。说来奇怪，这小地方尽管偏僻，却常常发生车祸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。”

“这儿叫做小戈匹尔村，距离苗尔彻斯特三十多公里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现在我知道它的位置了。”

“好，您需要我打电话通知您的亲友吗？还是您拟一份电报？”

“不忙。我能够很快就回家吗？”

大夫犹豫片刻。

“我以为您最好能保证两三天的绝对休息。除非您有急事……”

“我住在您家不会打扰您吗？”

“绝对不必担心，亲爱的。说实话，我希望能观察您的情况。在可能的条件下，我不喜欢做事有始无终，虎头蛇尾。”

“我和您一样。”

“那好！如果您愿意住下来，我们很高兴照料您的，现在……”

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他的话。

他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克诺尔斯先生打电话来了，他要您立即赶到他家去，爸爸。”

“告诉他，我马上就来。”他向门口走去，出门之前，他象要邀请病人作证似地，说道：“您瞧瞧这些个爸爸，这么焦急！婴儿两个小时后才能出生，而我必须现在赶去安慰他！幸好他住得不远。护士很快会来给您剃胡子，梳洗。她是个好人，您想要什么尽管吩咐好了。再见。”

瑟福尔德大夫走得很匆忙，来不及询问病人的名字。当女儿递给他帽子及药箱时，他才想起这事。

“安娜，亲爱的孩子，你给病人做点稀饭吧，然后询问他的名字。”

“好的，爸爸。”女儿笑着，目送父亲出门。在爸爸开动那辆旧车子时，她柔和地向他挥手道别。

她没有马上就回病房。走廊上，她看见护士拿着毛巾、

海绵和一大口壶热水。她打算等病人梳洗完毕再说，便转身到厨房去。米拉正站在洗碗槽前削马铃薯皮，身旁的窗台上，摊开一本小说。

妹妹的这类举止，安娜是司空见惯了的。这回，她以戏谑的口吻问妹妹道：

“米拉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

妹妹一脸激动的神气，对姐姐道：

“安娜，你一定要看看这本书，写得太棒啦！你听听这一段：‘……她象蛇般妖娆，着一条银光闪闪的裙袍，益发显出她那窈窕的身段。脖子上挂一串象牙色的钻石项链，钻石大如鸽卵。这礼物是拉雅在邦贝那儿赠给她的……’，你不觉得这故事很动人吗？”

安娜撇一撇嘴，道：

“我只觉得古怪。为什么这女人要接受拉雅的‘大如鸽卵’的钻石？”

“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着。”

“我才不去猜呢！只是我不明白，你打哪儿弄来这样的书！为什么你要花时间去看没有文学价值的书呢？”

“它们可有趣啦！这些书使我的生活充满幻想，我正需要幻想！”米拉不快地说。

“你说的话实在可笑！”安娜笑笑说。

“一点也不可笑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！这里的生活死气沉沉，没有希望，没有生机。再说，谁愿意学什么商业课？我不是这种料子。”

“米拉呀，这回你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啊。”安娜温婉地劝诫着妹妹。

“我准考不好！如果你知道速记有多难的话，你也会可怜我的！”

“你答应过爸爸，说你一定刻苦学习。”

“我不刻苦吗，”米拉叹道，“我不是做秘书的人材，我顶好是做售货员或演员。”

安娜喟然长叹，姐妹们经常讨论这类问题。她为妹妹的前途担忧，米拉长得漂亮，但任性，没有头脑，不过，和她生气却是徒劳的。

米拉似乎只是为了享受安逸而来到这个世界。她一头红棕色卷发，蓝眼，蜷曲的长睫毛，圆脸，俏皮的翘鼻子。姿势天然的文雅，活脱脱象是画报上刊登的模特儿。这阵子她靠在水槽边，双手浸在水里洗菜的姿势也象模特儿。不过，她穿的那条廉价的旧裙子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。

姑娘今年十七岁零九个月，她唯一操心的事就是她正在发胖。她缺乏毅力，无法坚持节食，又馋嘴贪吃，难以抗拒甜食的诱惑。这也难怪，尝过战争时期定量配给滋味的年轻人大多如此。

米拉很任性，但谁也不讨厌她。她长得美，性格浪漫。她爱把自己幻想成小说中的女主人公，她见过的所有男人，都被她想象成她的求婚人。安娜为她的前途担忧，而米拉却一点也不怀疑，不久将会有个“理想丈夫”坐在罗伊斯牌小汽车里，在街角上等她上车。

瑟福尔德大夫尽他的所有保证她上学受教育。他期望她早日出来谋生，以便腾出手来抚育她的一对孪生姐妹。

安托纳特和她的孪生兄弟十二岁，一直在上乡村小学。安娜期望在未来的两年中，弟弟安多尼有机会得到英国人所

需的良好教育。小妹妹安托纳特呢，只好委屈一些，象自己那样，以得到一般教育为足了。

孪生弟妹长得象两滴水珠那样相象。在同龄的伙伴中，他们的个头不算高，他们虽没有大姐那种绝代佳人的容貌，也缺少二姐的魅力，但也长得挺端正。这两个孩子十分调皮，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，爱胡闹惹事。因此，旁人都不相信他们能够乖乖地老实听话。

他们常常暗中商量恶作剧，却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。只有大姐知道他们的念头。

邻居对他们的恶作剧颇恼火，骂过他们是小流氓，但也常戏称他们为“这两个讨厌的双胞胎”。

礼拜六这天，他们没上学。做午饭的时候，安娜发现他们不知去向。米拉正在看小说，用那只被土豆皮弄脏的湿手指掀书页。

安娜问她：

“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樱桃还是复盆子？两样都有。”

米拉没吱声，半晌才抬起头，笑问道：

“你说什么，安娜？”

安娜不自禁的揶揄她道：

“打扰你啦，真对不起。现在拉雅干什么去啦？”

“他越来越不象话了。”

“他又想拿什么去换钻石了罢，”安娜一面讪笑，一面温厚地笑劝妹妹：“我不想做监工头，不过我该劝你，倘若你念书也象看小说这么入迷，我就很满意了。你知道，米拉，我们家的经济并不宽裕，债台高筑。我真不敢想象，这个月杂货商来算帐该怎么应付。”

米拉耸耸肩。

“甭操心，我们那位新房客会付钱的！”

安娜莫名其妙的望着她。

“你说谁？爸爸的病人？他似乎是个好人。”

米拉立即好奇地一叠连声问道：

“你见过他啦？他和你说什么来着？他是谁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，爸爸也忘了询问他的姓名。”

“我敢说他有的是钱。你见过他的行李没有？很值钱的猪皮箱，他的车子也很漂亮。”

“车子可能不是他的。”

“才不呢，等着瞧吧！车门上绘着家族纹章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很简单，我去看过。是只天鹅，叼着一根树枝。啊，安娜，他大概是个公爵吧？想想看……”

安娜抿嘴笑着。

“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嗨！能见着一位有血有肉的公爵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呐！很可能他和一般的公爵一样，娶了妻子，生了六个小孩：孩子的数目通常是这样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说这是通常的数目？”安娜饶有兴味地问道。

米拉摆出一副无事不晓的神气。

“我是说，生活中通常是这样的。你知道，有一回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位可爱的先生。就是我患疟腮，你们送我到伊斯特贝斯那回。他非常好，送给我好些巧克力。”

“米拉！我早就劝你别在火车上和陌生人拉拉扯扯的！”